随风而逝

随想录

许淇

细砂,你是大漠的亿万分之零点一。在莽苍中,寻找你挑选你太困难,然而你确确实实是个体的存在。

我掬起一握砂粒,犹如时间的“漏”,你在我的指缝间流掉了。

你似乎消失了你并未消失,你无可置疑地存在并且无所不在。

我在海边拾贝。

我拾取天狗螺、蛏子、洁白的石芝、簑笠般的衣笠螺和海红的紫贻贝……

这些海底的小生物!它们死去了,物化为一粒砂,一滴水,它们躯壳的美的形式,却是不朽。

日月贝——太阳太阴、乾坤八极,一边赭色像太阳,一边银色像月亮。

当宇宙洪荒,你躲藏在海礁的洞穴中,曾见过人类的幼年么?梦想过无生物的陆地么?

我们没有灵魂,我们有生魂和觉魂。

我们有咸的泪、冷的鱼类、永久的潮汐……

夜的跑道已尽,交替着黎明的晓白。

依然高擎你手中的光炬——时光。历史的选手呵!

波特莱尔将诗比作纯粹的、无所为的美,而诗人则是海上的信天翁。信天翁有长而柔的翅膀,拍浪舞蹈,低迴沉醉。信天翁只能和寂寞的水手为伍。

萤火虫不感到羞愧,因为它点燃的是自己的光亮。

人的尊严就是他能行走,做一个行走着的人。

已走出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白银时代……以及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网络时代……来临的时代何以名之?

我还是用脚用手。重要的是行走。

当万籁寂默的时候,大地清楚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将你的耳朵向历史贴紧,它会告诉你深藏的秘密。

诗人老了。他的诗还年轻。

他是被霜践踏过的原野上的小花,未肯委身冬天,犹如树梢挂的半透明的雾凇,凝晶在他的鬓边,而他的诗却如家家瓦檐间滴注温柔的丁冬。

生活是诗的至爱的友,然而诗却被出卖,如一个告密者。或者像被生活的暗礁撞碎的难船,没入年海的波涛中。

诗人已老,他和诗却如孩子般热恋着,共度蜜月。

海鸟,白的海鸟,追赶白的鲸脊般的海浪。海鸟的陶醉在矫健的双翼,在凭借风力的弹射;在浪尖的泡沫上滑翔;在知、力、技巧的最精确的练习;在生命的搏击;在新的岛屿的发现以及对未知的远方的渴望……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要读的书没有读完,要写的东西没有写完,被迫放弃一生的追求。我的朋友和兄长、诗人李耕先生,年届耄耋仍劳作不辍,终因多种疾病缠身,肾衰为主,一目已失明,命其斋曰“半瞎堂”。今遵医嘱,只宜枯坐躺卧,严禁阅读写作,生命岌岌可危。然而他一生在苦难中度过,积累了许多诗稿有待整理。实在放不下呀!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最近读了刘再复先生的一篇文章,说他学《因明学》“明道”的体会,要义有三:“第一是放下,第二是放下,第三还是放下。”我闻之极为震撼。凡事要放下,放不下果然是人生的悲剧,但若真的放下了,岂不也是人间的大痛苦么?

春天在浙江湖州,得明前的安吉白茶:“乐莫乐兮新相知”,我觉得并不逊于名茶龙井。安吉是竹乡,据说茶园近竹林,新篁嫩箨,茶里也有了竹的清香。后客毘陵,友人赠溧阳天目湖白茶,和安吉白茶同种,一样的好。

有了好茶,未遇喝茶的佳境奈何?回到塞北,新茶放陈了,但泡在玻璃杯里依然有竹林气息。夏季多雨,老病之身,宜闲居,宜怀旧,宜听雨,宜独饮,另加一杯江南的白茶,可谓得其所哉了。

回归大漠,那里是你的故乡。

回归为砂粒,亿万分之零点一,一阵风吹来,无端无因而起,并无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也许在今天、昨天和明天……在这里、那里、哪里?

随风飞逝吧!你确乎存在,然而你已不再存在。

公园惊现绿地毯

马以鑫

世象杂谈

那还是在冬天,天气寒冷,再加上时不时出现雾霾,毗邻的公园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光顾了。其实,冬天的公园也有其特殊的魅力。万木肃杀,人迹罕至,尤其是静谧,让人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微风拂过,还有飘飘洒洒的落叶,落到游人的双肩。很多年前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布登波洛克一家》,其中写到,女主人公最喜欢在落叶铺成的小道上行走,脚底传出一阵阵沙沙声响,那是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美。后来,我一直想体验这样的情景,可惜,延宕到近年,好像有关方面才对落叶不再是匆匆间一扫了之。

我走进了冬日的公园。果然,满目萧条,只有枝条伸向苍天,但那些巍峨高大的松柏,还是深绿披身。游人虽然稀少,但色彩缤纷的羽绒服,倒也点缀了这里的寂寞景色。

我循着熟悉的道路,想起温暖日子里的喧嚣,觉得这样的安静也是一大乐趣。但是,拐了一个弯以后,我惊讶地看到一块碧绿。公园里几乎所有的草坪都已是一片灰黄,为什么这里却出现这样的景象?再往前一看,我真是惊呆了,原来,大概有两三个篮球场大小的地方,上面覆盖了硕大的绿地毯!公园惊现绿地毯,真是一大奇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记得几年前,曾经有一个地方,为了遮人耳目,把远处不大不小的山头,全都涂上绿色的油漆。此事一经传出,顿时舆论哗然。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为了所谓的检查与“养眼”,竟然出了这么一个臭招。还有一个地方,把一条进入此地道路两旁的房屋墙壁,也全都涂上绿色油漆,让初来乍到者在晃晃悠悠、恍恍惚惚、云遮雾罩、朦朦胧胧中,还误以为这里的绿化工作可真做到了家。

眼下,公园把原先的一块大草坪铺上绿地毯,究竟何为?我揣测,也许是好心。因为冬天的公园实在是单调、缺乏生机,当然,最缺乏的是绿色,那么,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就用一块绿地毯来充充数,也算是冬天里的一把“绿”?或许,园方考虑到即使是冬天,也有孩童们来游戏玩耍,他们需要绿地呀,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招。大冬天的,公园里总有老人坚持健身练身,有了一块绿色“草坪”,就能防滑防摔,也算是件利民好事吧?也许,可能……我还是从善意好心去设想这块绿地毯出现的动机。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么大的一块地毯,总不会是手工绣制、甚至金丝银丝为原料的吧?再仔细看,实际上还是塑料制品。于是,我不得不怀疑,站在这么大的塑料物上,还要弯腰踢腿、舞棍弄枪,对人体健康会不会有妨碍或者伤害?更不用说牙牙学语的幼儿、稚气未脱的儿童了。

我又胡思乱想,总不会是想用这么一块塑料制品的“压覆”,而企图让底下的草坪生长得更好?依稀记得在乡下,是有用重物压压地,为的是图来年的好收成,但是,塑料地毯究竟又能有多重?

不管怎么说,我总以为园方可能还是一个好意,而且花了一大笔钱。但是,这么做了以后,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或者本来就是无利还有害?这大概是事先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当然,公园里铺上了绿地毯,这倒是可以让人寻思再三……

给他头上来一铲子

安武林

“他说着走进来给了我一巴掌,我给他头上还一铲子。”这是法国儿童文学名著《淘气鬼小尼古拉》第二集《盖房子》中的一个场景。我很惊讶这样的暴力场面,会出现在这样的名著里面。这部小说很幽默,很张扬儿童的天性,但如此欠妥的描写出现在这样的小说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憾。

我们一直倡导给孩子阅读名著和经典,但这种阅读不能以迷信和崇拜的态度去读,而要用审视和批判的眼光来看。我们习惯于赞美和讴歌,但对经典和名著中的失败之处或者说不妥之处,却很少言及。

这是我们当下儿童阅读中存在着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孩子是不知轻重的,真不知道这一铲子下去,会把人拍成什么样子。生活中,暴力场面屡见不鲜,但出现在儿童文学书籍中,那实在太不应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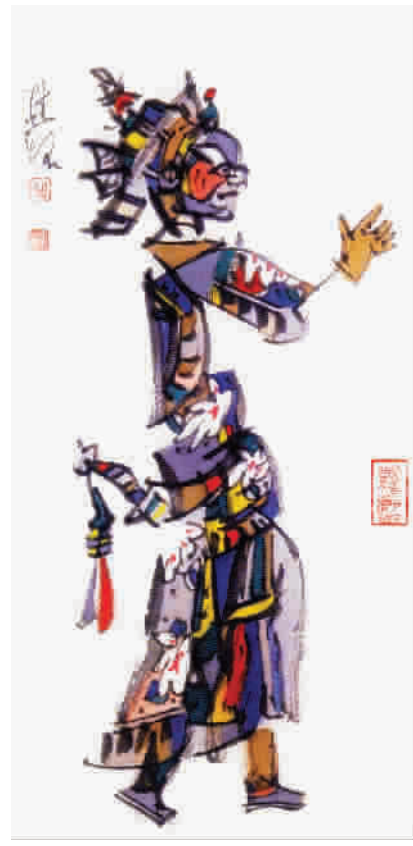
在同一本书的《轮滑鞋》一章里,作者写道:“臭宝贝儿。”欧多又说了一遍,说完还在乔方的鼻子上打了一拳。

之后,又写道:“他脱掉轮滑鞋站起来,欧多又在他鼻子上打了一拳。”

最后,作者写道:“乔方在课间休息挨了好几拳,鼻头被打得通红。”

很显然,乔方挨的几拳全部在鼻子上,否则,鼻子不会被打得通红。且不说这几拳如何暴力,单说常识,恐怕很不符合医学中的科学道理。鼻子是人器官中很脆弱的部位,挨上几拳,恐怕不仅仅是鼻子发红的问题了。

家长、老师、儿童文学作家、推广人、教育家们,一切关心孩子成长的人,对于名著和经典中不适合孩子们阅读的细节或者情节,应该有些批判精神。而对于血腥、暴力、恐怖的描写,应当予以抵制。



影戏人物(中国画) 张桂铭

今天父母是主角

石慧敏

一边开车,一边听着那首熟悉的电影插曲《sailing》,眼眶禁不住湿润了。这些年来,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长长短短的“远航”了。如今我又将赴日,开始我距离最短但时间最长的一次远航。当做出决定时,心中突然升腾起一种以往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牵挂和歉疚,眼前却还是父母的那一句“放心去吧”。

当我即将远行,看着病痛缠身、日渐衰老的双亲,突然特别怀念他们以往当家作主的英姿以及那辛苦并快乐着的笑容。时光不会倒流,父母都已经年过七旬,养育之恩,该如何回报?父母将一起携手走过50年!金婚的日子,我要给父母一个惊喜,要让他们成为主角!

金婚庆典的筹备过程让我跟父母一起重温了他们风风雨雨携手走过的50年。父亲曾先后在重庆、西安、无锡等地工作,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十年两地分居,母亲在家含辛茹苦带大我们姐弟俩。父亲经历过“文革”,惨遭迫害,险些丧命,最终迎来了平反昭雪。

金婚庆典就在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元旦举行。庆典从“精彩瞬间回放”开始,在《最浪漫的事》的背景音乐中,一张张翻拍的老照片,就像一个个尘封的故事把50位亲朋好友一起带进了回忆,又拉到了现实。

父母养育了我们两个孩子,培养我们上大学。他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晚辈鲜花”环节表达了孙女、外孙女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感恩之心。那张祖孙四人的合影拍得温馨无比。

“亲友代表致词”情真意切,对父母经历非常了解的姑父娓娓道来,道出了父母50年柴米油盐、酸甜苦辣不容易,如今苦尽甘来,值得庆贺。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金婚压岁”是我特意为父母安排的一个节目,他们为每个参加庆典的孩子一一派送礼物:一个红包、一盒心形巧克力。

为了给大家助兴,“抽奖活动”为亲朋好友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礼物,分为一、二、三等奖,一边用餐,一边让亲友抽奖。最后由金婚老人各抽取一名一等奖,看得出那时爸妈的自我感觉像领导。“抽奖活动”把宴会推向了高潮。孩子们从羞羞答答到争先恐后的自动“比武”表演,更为庆典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最后一个环节是“合影留念”,父母是主角,我是摄影师,亲友每一家跟金婚老人合影,然后又给各家拍了一张全家福。金婚庆典成了亲友交流畅谈的一次大聚会,把彼此真正拉近了。我母亲是他们那一辈中的老大,我们这一代的老大之位当仁不让地落到了我的肩上。老大要带头孝敬父母、友爱亲人。家庭和谐,社会才会和谐。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当我到照相馆冲印照片、制作影集时,我发现那天父母的照片拍出来特别精神、有光彩,因为那天他们是真正的主角!

有很多道理往往直到人到中年时才会明白。我们常想跟老朋友聚一聚,但总是说“找机会”。孝敬父母千万不要说“等有机会”。如果你以前做得不够,请相信,养育之恩,只要用心回报,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古镇摄影偶得

李崇凯

甫离校门,即为摄影所迷,迄今已将五载。几年来的创作历程,印证了自己从“表象”向“心象”渐进的历程。

刚开始摄影时,数量多,质量却平平。知不足而求教于方家,渐渐明白了摄影创作不是“随手拍”,是要用心观察、用心构图、成“象”于心的道理。边学边用,所摄题材,有城市风貌,有花卉虫草,有海滩渔家,而最钟情者,还是江南古镇。

上海及周边的古镇水乡,留下了我诸多足迹。锦溪、乌镇、沙溪、大团、新场、崇明东滩、西沙……都是我常去之处,而最吸引我的,是周庄和西塘。

周庄的双桥双厅、西塘的廊棚宅弄,都久负盛名。河道纵横,小桥流水。保存完好的成片古宅,依河而建,粉墙黛瓦,倒映水中,与红花绿树相映;门前的石板小道,积淀着淳厚的人文风貌。白日喧闹,深夜静谧,春夏秋冬,景色各异,每每身临其境,都令我灵感纷涌。

2011年,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了“夜画周庄”全国美术·摄影创作大赛征稿。怎样才能拍出新意,拍出美感呢?我多次在周庄过夜,在各处寻寻觅觅。工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微雨的初夏黄昏,我看到一对情侣站在桥上,合撑花伞在拍照,那画面温馨自然,真所谓图画天成!拍摄后的作品取名《周庄雨夜》,获得大赛的一等奖。

游客到古镇,基本都是在闹嚷的景区穿梭,而搞摄影创作,却往往是在黎明或深夜万籁俱寂时进行。那天在西塘,清晨天色微明,我站在桥上架好相机,本准备拍日出,蓦然在一片寂静中传来咿呀的浆声。放眼望去,远远一叶渔舟从远处摇来,八只鱼鹰分列两舷,渔翁蓑衣斗笠,手握船橹慢慢而摇;水面开阔处,水波微荡,割裂了白云的倒影;河岸一边,房屋与树木的倒影在水中摇曳。太美了!正是妙手偶得之,这幅取名《西塘渔歌》的作品,也是我的得意之作。

■周庄雨夜

十日谈

影像背后的故事

明起刊登一组《清明的回忆》。